

《百年不孤》:乡土社会精神内核的发掘与守望

颜 浩,王俐颖

(中国传媒大学 文法学院,北京 100024)

[摘 要]《百年不孤》以百年历史的风云变幻为背景,描绘了乡村稳定自足的社会结构和道德自律的社会生态,着力塑造了岑家三代仁义乡绅的完美人格,正面观照了以“仁”和“礼”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从而在历史的兴衰沉浮中揭示了民族精神血脉存续的奥秘。

[关键词]《百年不孤》;稳定结构;仁义乡绅;教化权力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8)01-0030-04

One Hundred Years of Insolitude: Excavation and Watch of the Spiritual Core of Local Society

YAN Hao, WANG Liying

(Faculty of Literature and Law,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24, China)

Abstract: Taking a hundred years of historical changes as the background, *One Hundred Years of Insolitude* describes the steady and self-sufficient social structure and moral self-disciplined social ecology of village, focuses on shaping the ideal personality of the Cen's righteous country gentlemen of three generations, and positively reflects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with "righteousness" and "etiquette" as the core, so as to reveal the secret of the existence of national spirit in the ups and downs of history.

Key words: *One Hundred Years of Insolitude*; steady structure; righteous country gentlemen; enlightenment power

《百年不孤》以一种沉静、清雅的叙事笔调,厚重朴实而又充满温情地致敬中国乡绅。作者在双龙镇这个偏僻的湘北小镇的百年兴衰史背景中,描绘了其中稳定自足的社会结构和道德自律的社会生态,展现了三代乡绅的完美人格和人生命运,表现了以“仁”和“礼”为核心的中华文化优良传统对民族心灵和民族生存繁衍的深刻影响,从而有力地揭示出中国乡绅文化兴衰和民族精神血脉存续的奥秘。

一 乡土稳定结构的呈现

“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

于斯的社会。”^{[1]54}以农为生的人往往黏着在土地上,世代定居是常态,人口流动是极少数情况。在这种不分秦汉、代代如是的环境里,乡土社会保持着自身极大的自足性与稳定性,极少发生结构上的变动。此外,农民往往由于各种原因保持聚村而居的状态,多数人终生没有迈出居住的村落,“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1]9}况且农民终生以侍弄土地为主业,土地是他们的命根,对于土地、生存以外的世事变迁,乡民往往持一种观望与隔膜态度,这就更加造就了乡土社会的封闭与自足。在小

收稿日期:2017-09-25

作者简介:颜 浩(1975-),女,湖南株洲人,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与文化;

王俐颖(1994-),女,山东威海人,中国传媒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与文化。

说《百年不孤》里,作者呈现的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典型性的传统乡村模式。

小说以“马日事变”后主人公岑国仁辞官回乡和双龙镇“开秧门”的习俗作为开篇。“马日事变”是国共合作破裂的标志性事件,原本担任县长秘书的岑国仁由于对政治的畏惧而辞职返乡,正赶上乡间举办“开秧门”的农作盛典。这一情节设置在表现岑国仁温厚怯懦性格的同时,也为后文他始终对时事发展置身事外的态度做了铺垫。在这个崇山峻岭庇护下的偏僻小镇中,灾民的祸乱、日寇的侵袭、战争的残酷皆如过眼云烟,丝毫没能撼动其稳定而坚硬的结构。正如小说中所言:“远方的战争再惨烈,也影响不了这里的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战争的消息虽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它只是乘凉或烤火时的谈资,想象和议论的依据,远不能像欲望与季节一样左右人们的行为。”^[2]

接连遭遇不幸的岑家,更是集中体现了乡土社会的内在稳定状态。面对日军的侵袭、文夕大火后妹妹的生死未卜、三弟不明不白的死去等诸多变乱,岑国仁对之都是平静地接受。在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等政治运动中,从被划为“地主”到摘掉“地主”帽子,再到被扣上“反革命分子”父亲的帽子,他也始终保持一种置身事外的忍耐与适应。岑国仁这种面对时代风云和历史变化的顺应态度,体现的是以农为本、安土重迁的思想,其根基则是中国农民以小农经济为本的传统文化意识和人生追求。

正是在这样的描写中,作者将百年来历史的起伏兴衰转化为乡土社会具体而微的生活内容,呈现出一个不论时代浪潮如何变幻都能始终维持着稳定而坚硬内核的乡土社会的面貌。总体上而言,作者对于乡村这种自足性和排外性的稳定状态颇为欣赏的,因此他把所有的外来因素,无论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都处理成了入侵者或破坏者。这些入侵者或破坏者作为一种负面形象与岑国仁等正面乡绅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文化大革命砸毁祖宗神龛灵牌,被认为是毁掉了乡村文化根基;改革开放带来的工业化浪潮最终导致了乡村经济的破产,被视为双龙镇走向衰落的罪魁祸首。作者不无痛心表现了这一历史趋势,背后蕴含的是他对于传统乡土社会的眷恋之情。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成为了作者审视百年中国历史的基点,并对整部小说的思想意识和审美建构产生决

定性的影响。

二 乡村教化权力的发掘

《百年不孤》的叙事重心在于表现乡绅群体的品格,正如作者谈到创作初衷时所言:“直面历史与人性,塑造一个全面、完整、真实的乡绅形象,为已然消失的乡绅唱一曲挽歌,为他们传承下来的传统美德点赞。”小说将故事置于百年历史的兴衰沉浮与温情乡村日常情态中,正面描写了乡绅阶层的道德品质,表现了他们在乡土社会中所拥有的权力与地位,再现他们兴衰起伏的历史命运,并在此基础上,对乡绅文化顽强的生命力与乡绅阶层所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予以褒扬。

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将乡土社会的权力结构分为三种:横暴权力、同意权力和教化权力。其中,横暴权力是从社会冲突层面着眼的,指的是皇权社会中统治者以权力支配被统治者,以达到一种休战状态的临时平衡。但从历史看,传统中国的基本政治结构是“皇权不下县”,政治权力对于乡土社会并无直接的约束力量。同意权力则偏向于社会合作方面,指的是以社会契约为基础,人们各自承担应有的权利与义务,以维持社会稳定发展。而教化权力一般发生于社会交替的过程中,是具有教化性的权力。在政治伦理与家庭伦理同构的传统中国,这种教化权力的实际执行者便是乡绅阶层。乡土社会秩序的维护、事务的管理和文化的传承,皆仰仗乡绅阶层行使教化权力。

所谓的乡绅,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有官职而退居在乡者,即所谓的“绅”或者“大夫”,另一部分是未曾出仕的读书人,即所谓的“士”。吴晗曾对此有过说明:“官僚是士大夫在官时候的称呼,而绅士则是官僚离职、退休、居乡,以至未任官以前的称呼。”^[3]他们的相同之处在于有高于普通民众的文化知识和精神素养,既有为官的阅历和人脉,同时又熟悉下层民众生活,这也是乡绅阶层成为教化权力执行者的主要原因。

这种中国乡土社会特有的乡绅阶层及其教化权力,在《百年不孤》中有较为集中的体现。岑国仁辞去县长秘书的职务回乡,属于有官职而退居在乡者;岑励畬曾是晚清秀才,属于未曾出仕的读书人。作者通过对岑家三代仁义乡绅形象的塑造,真实还原了乡绅阶层在维系乡村社会秩序、传承传统文化中的实际权力地位。双龙镇不论是分家、财产买卖

还是邻里纠纷,都有需要中人来作评判与见证的传统,但乡民习惯请的中人不是官府,而是岑家父子,这就足以看出乡绅在乡民心中的威望和地位。无论是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县长、镇长,还是共产党革命时期的区长、社长,都与岑国仁一家保持着一种平等交流的关系,由此可见在政治权力支配下的社会关系中,乡绅阶层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另一方面,作者将更多的笔墨用于塑造乡绅阶层优良的道德品质。在《百年不孤》里,作者以百年历史为背景,呈现了吾之公、岑励奋、岑国仁三代仁义乡绅的形象。在祖孙三人中,吾之公是一种精神指引,其善行成为双龙镇百年来流传的佳话。岑励奋一生践行吾之公的仁义之举,远离时事,耕读为乐,善待长工,将厚生堂的“脸面”当做为人处世的第一要义,无论遭受怎样的打击都坚持义仓不能空,一生践行善行。岑国仁延续了父亲的仁义之举,始终坚持“人只能比好,不能比坏,人若比坏,越比越坏”的信念。作为一般意义上的“地主”,岑国仁并未在经济上剥削乡民。无论有无长工,岑国仁自己从未离开土地、放弃劳动。终其一生,他始终将“耕读传家”作为行为指南,在更为艰难的情况下竭尽全力保留义仓。岑家三代人以温厚善良的个性扛住了百年的时代风云,有力地显示了传统文化所具有的优秀因素及其内在的坚韧性。

作者在直接展现以岑家三代仁义乡绅的嘉德懿行的同时,也表现了随着时代的发展乡绅阶层的消失和乡绅文化的衰落。但也正是在这种风云变幻的历史命运中,乡绅文化显示出了顽强的生命力和强大的影响力。岑国仁始终坚持自耕自读的隐士心态,坚守自己的信仰,然而在1949年后的政治运动的浪潮中,他的信仰最终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岑励奋、岑国仁这样名德兼备的乡绅成了被批斗的“地主”,他们不仅失去了土地、家产等经济基础,而且也不再拥有相对独立的教化权力,乡绅阶层由此退出历史舞台。“对于中国乡村社会而言,绅士权势地位的最终退出,才真正标志了一个时代的终结。”^[4]

不过,即使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乡绅文化依旧保持其强大的生命力,乡民对乡绅的信赖与尊重依旧。《百年不孤》里讲述了乡民遇事依旧请乡绅做中人、批斗时往往对岑家手下留情等细节,从中可以看出,时代风云虽然从根本上改变了乡村政治生态,却未对乡村社会的伦理关系造成根本性的影

响,政治对立与阶级矛盾最终服膺于乡土社会的人性美与人情美,由此凸显了中国几千年来存在的乡绅文化的实际影响力和强大的生命力。

作者以一种致敬乡绅的姿态,以充满温情的笔调,将三代乡绅置于百年历史发展的浪潮中,在为乡绅阶层正名、展现真实存在过的乡绅文化的同时,也彰显了乡绅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反观当下,乡绅阶层已然消失,乡绅文化早被破坏,这使得乡村失去了传统文化的传承者,随之消失的则是乡村凝聚力,是内在道德约束在乡村中的解体与消失。在此背景下作者通过乡绅形象的塑造,追溯那些传统文化中有价值的因素,彰显其为当下现代化进程中带来的种种现实焦虑而找寻精神寄托的创作意图。

三 “仁、礼”理想社会的守望

乡土社会秩序的维持,除了仰仗乡绅阶层的教化权力外,更多是依靠“礼治”。教化权力得以存在的前提,便是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这里的“礼治”绝不是摆脱规律的约束而从心所欲自动形成的秩序,礼是一种仪式,礼治依赖于传统。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认为礼治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地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而乡土社会满足了这前提,因而它的秩序可以用礼来维持。正如题记所引《论语》“德不孤、必有邻”的名句,在《百年不孤》里,作者力图呈现一个由“礼治”所维系理想社会。

小说中始终存在着两条线索,一条描述了以吾之公的“仁”与“礼”为精神旗帜的温情双龙镇,另一条则表现了以岑佩琪为代表的现代青年打着革命的名义破坏“仁”与“礼”这个传统文化核心的过程。在温情双龙镇里,从吾之公始,岑家历代最大的希望便是建立一个“仁民政治下的礼乐社会”。吾之公修建的“敬惜字纸”的六边形四层宝塔彰显着乡民对文化的尊敬;开秧门、敬天拜地等习俗,反映了乡民对神明充满敬畏之心。吾之公的仁义善行,不仅影响着岑家的世代开明乡绅,更是指引着乡民们的道德自律,就连土匪也受其感化而另谋出路。岑家仇人廖光忠在土改中显现出的对岑家的温情和仁义,便是吾之公仁义之举的隔代回响。岑国仁的一生经历了上台批斗、子女不肖、家财散尽、亲人离世等等磨难,但这一切都不能动摇他所坚守的文化信仰。到了新时代,其终生所坚持的育婴会

和义仓还在孙女手中以另一种形式得以延续。以岑佩琪为代表的“革命”青年,打着反抗的旗帜,实则行不仁不义之举,最终没落得好下场。对于这两种人生状态,作者的褒贬意图非常明显。与其说这是作者对“革命”打破旧有秩序的不满,不如说是其基于对传统文化的珍视,痛惜文化传统的没落与消亡。

正因为如此,作者执着于发掘乡绅文化隐伏的脉络,呈现其对于乡村社会无所不在的影响力。作为政治权力代表人物的书记依然秉持着“吾之公积善行德镇带来好名声”的教导,失去文化身份的岑国仁依旧常常以“莫以恶小而为之,莫以善小而不为”教导后生,岑励奋出殡时乡民以古老的仪式表达怀念之情,出狱后的岑佩琪最终还是回到了祖坟祭拜亲人,这一切无不彰显着传统乡绅文化强大的生命力,表现了以“仁”和“礼”为核心的中华文化优良传统对民族心灵和民族生存繁衍根深蒂固的影响。

如学者丁帆所言:“在世纪之交的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三种文明相互冲突、缠绕和交融的特殊而复杂的文化背景下,中国乡土小说直面思想的和审美选择的种种挑战,重新整合中国乡村社会现代转型带来的陌生的新‘乡土经验’,拓展乡土叙事疆域,叙写大变革时代历史的与现实的种种矛盾,揭

示和批判混乱无序的社会价值观念失范,为一个时代留下‘最后的挽歌’、多彩的‘写真集’和激荡的‘心灵史’。”^[5]正是顺应了这一历史潮流,在小说《百年不孤》中,作者在百年历史风云变幻的背景下,通过富有文化价值内涵的人格塑造,展现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性格,并带着对当下社会的反思,正面观照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探究了民族的文化命运和历史命运,从而有力地揭示出中国乡绅文化的兴衰和民族精神血脉存续的奥秘。

参考文献:

- [1] 费孝通. 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乡土重建[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 [2] 少 鸿. 百年不孤[M].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6:174.
- [3] 费孝通,吴 晗. 皇权与绅权[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37.
- [4] 王先明. 变动时代的乡绅:乡绅与乡村社会结构变迁(1901—1945)[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85.
- [5] 丁 帆. 中国乡土小说的世纪转型研究[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22.

责任编辑:黄声波